

# 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4讲

## 奇迹的可信度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四节，奇迹的可信度。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一些历史特征。

就我们对历史信息感兴趣而言，这些很重要，我们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查看《使徒行传》，因为它是一本历史专著。请记住，当我们谈论历史信息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比我们能够在历史上证明的要多得多，历史学家的文本本身就是证据的一种形式。所以，问题是，当我们寻找确凿的证据时，我们并不总是能找到。

因此，就历史而言，路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倾向于说，甚至，我们倾向于说得更多。我的意思是，使徒行传是我们正典的一部分。

我们相信上帝通过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说话。但我想做的是调查如何使用我们可用的历史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想看看路加写作的一些特点。

卢克正在写一部两卷本的作品，实际上有一种平行作品的流派。普鲁塔克会写亚历山大和凯撒（希腊征服者和罗马征服者）的平行传记。这些比较并不完全值得。

凯撒只是做了一些很好的宣传。但无论如何，他经常有平行的希腊和罗马传记，而且非常受欢迎，甚至有人模仿他的作品。在旧约中，你看到以利亚，然后你看到以利沙重复以利亚的许多工作。

你没有两卷。约书亚也重复了摩西的一些工作，比如分开约旦河。这不像赎罪日（大海）的分开，但仍然是约旦河的分开。

有时它们之间存在文学上的相似之处。但希腊人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这一点，路加也能够利用这种技术。这并不是说他遗漏了任何没有相似之处的东西，而是卢克喜欢强调他有适合的材料相似之处。

所以，它有助于我们一起阅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显然，就作者身份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路加写了两卷。

但就平行生活而言，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有很多相似之处。显然，设置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是福音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加利利农村，以及东地中海世界的城市中心，从耶路撒冷开始。

但这是两卷本的作品。我们有平行生活的例子，耶稣被膏抹了，这种语言是专门为耶稣使用的。以赛亚书 61 章和路加福音 4 章，然后在使徒行传 10 章 38 节中耶稣的讲话中，它再次适用于耶稣。而且，教会也被圣灵赐予力量。

使徒行传第 2 章引用了约珥书 2 章。在他们开始公共事工时，你已经得到了旧约圣经中关于耶稣的纲领性声明，以赛亚书第 61 章，以及关于教会的约珥书第 2 章。你有耶稣的迹象。其中许多与彼得和保罗的神迹重复出现，例如治愈瘫痪者。你经历了耶稣的三个考验。

这是路加福音里有的，也是路加福音里唯一的。耶稣经历了三次审判，两次是在总督面前受审，一次是在希律王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希律·安提帕。

使徒行传最后对保罗的三次考验。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还有其他考验，但在最后的时候有三个考验，两个在总督面前，一个在希律王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希律亚基帕二世。

天父，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路加福音第 24 章。四福音书中只有路加福音。

那么，使徒行传中的第一位殉道者有何反应呢？主啊，不要将这种罪归咎于他们。耶稣说，父啊，交在你手里。我奉献我的精神。

司提反效仿使徒行传第七章中他的主的榜样，主啊，接受我的灵。所以，你有这些相似之处。现在，有些人会看到这些相似之处并说，好吧，这肯定是编造的。

然而，事情到了你手里，我就交出我的精神。卢克对此不以为意。路加可能甚至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有证据表明，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候，这是犹太人经常从一首诗篇中祈祷的祈祷之一，其中说：“我将自己委身于你。”

所以，这种语言适合耶稣。它符合耶稣自己的历史背景。殉道者愿意效法耶稣的榜样吗？嗯，通常当我们受到迫害时，我们今天会尝试效仿耶稣的榜样。

那么，为什么不呢？但无论如何，路加强调这种联系的事实就是我想指出的一点。长度。当你有多卷书时，作家通常会创造对称性，即长度大致相等的书籍。

事实上，它们通常被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夫斯，当他读到他的一部作品中的一卷的结尾时，他说，哎呀，我的空间不够了。下一卷再和大家聊。

你必须小心。卷中只有这么多空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如果你算一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字数，再算一下马太福音的字数，就会发现它们的长度与其他福音书的长度大致相同。

马克大约是这个长度的一半。约翰大约是这个长度的三分之二。我们可能正在处理标准化长度的卷轴，这些可能非常昂贵。

再说一遍，罗马书，马可福音的篇幅只有 16 章。罗马人，据最近一些学者的估计，以纸莎草纸和抄写员等的价格计算，罗马人相当于现在的美元2000美元左右。尽管那里的文士德提乌斯（Tertius）自《罗马书》16:22 起很可能是一名志愿者，但他肯定是一名信徒。

但就福音书而言，这些是非精英人士的重大文学事业。所以，他们可能使用标准化长度的卷轴。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接近普通卷轴的最大长度，在 32 到 35 英尺长之间。

使徒行传大约有 32 英尺长。它位于该连续体的较短一端。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有些地方还没有完成。

我不确定情况是否如此，但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西方文本中的抄写员无疑会扩展使徒行传的文本。虽然有人认为这是路加后来加上去的，但我想这可能是后来的传统。

但无论如何，使徒行传的出版。嗯，一般来说，古代作品是在写完之后才出版的。他们可能有两份原件。

晚宴上会有公开朗读活动。嗯，教会也有他们的集体晚餐。圣餐是早期家庭教会的一种宴会。

所以，有些宴会，就会有娱乐活动。娱乐活动可以是舞蹈、音乐。通常是音乐，但也可能是阅读。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教会不会有娱乐活动，但他们会进行读书会。阅读他们所拥有的经文，即《旧约》，但正如殉道者贾斯汀所说，也阅读使徒的回忆录，其中包括，嗯，他显然特别遇到了福音书。由于作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得到反馈，他们通常能够修改它们。

他们有时会以各种版本发布它们。当人们听说这些时，真正喜欢它们的人可以制作其他副本。当然，你没有办法大规模生产它们，除非有人，你知道，你可能会让一个人在一个满是抄写员的房间里阅读它，并将其写下来。

这是他们最接近大规模生产的一次。通常，事情只是从一个卷轴复制到另一个卷轴上。嗯，使徒行传的可能目的之一是合法的，不一定是为了保罗的审判本身，而是为了记录有利于早期基督徒的一致的法律先例。

《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中记载的每个罗马法庭都宣布他们无罪。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是保罗的法庭陈述。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它的写作原因可能与约瑟夫斯为犹太教开创先例的原因相同，即主张基督教应该合法而不应该受到迫害。

当你处于像《路加福音》21:15 这样的情况时，你会因为我的名被带到总督和统治者面前，这是合法的弹药。你不必事先考虑你要说什么，但这会提前给你提供可以绘制的装备。这为后来的基督教律师和哲学家铺平了道路，比如德尔图良和贾斯汀，他们反对基督徒必须受到迫害。

这导致我们谈论道歉的目的。这是在不同方面完成的。罗马法庭、希腊哲学家、亚洲农村农民和犹太人的反对。

犹太人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也与罗马法庭有关，因为重要的是要表明，将他们带到这些罗马法庭的人并不符合他们的古老传统。实际上，耶稣的追随者与古代传统保持一致。那是一场内部犹太人辩论。

使徒行传的主题之一是没有什麼可以阻止它。“阻碍”和“不受阻碍”这个词在使徒行传中只出现过几次。什麼可以阻碍我受洗？非洲法院官员在使徒行传第8章或第10章中说，谁能禁止他们接受洗礼呢？但在使徒行传第28章第31节中，保罗继续公开、不受阻碍地分享福音。

只要你只是在处理正常的罗马制度，而不是在尼禄发疯之后，每个人都认为他完全是虐待和暴虐，他们就能够公开、不受阻碍地做事。所以，与犹太教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古代宗教因其悠久的历史而受到尊重，耶稣的信徒可以说，《旧约》是我们的书，我们也是犹太教的真实声音。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会说，我们是法律和先知的真实声音。所以，路加很自然地强调旧约主题的应验。他的做法与马太的做法略有不同，但两者都强调神的应许的实现。

当然，卢克写作也是因为他关心历史。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选择这种类型来写作。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信息。

我将仅提及其中几个主题，不是全部，而只是一些示例。祷告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的一个大问题。路加福音 1 章、路加福音 3 章、路加福音 5 章、路加福音 6 章、路加福音 9 章等等。

神迹奇事是吸引福音注意力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这个精神被提到了 70 多次。

显然，路加非常强调灵，也强调行神迹奇事的灵、感动人祷告的灵等等。传福音或见证出现近 30 次。嗯，证人这个词出现了近 30 次。

传福音比这更广泛。边缘化者。当然，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重点，对穷人的强调，等等。

《使徒行传》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但《使徒行传》中强调的主要边缘群体是外邦人。因此，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花时间与在道德上被边缘化的罪人在一起，法利赛人嘲笑这一点。法利赛人对此有所抱怨。

你会感受到感动彼得回应外邦人对福音的需要的精神。在使徒行传第 11 章第 3 节左右，他被其他信徒叫到了地毯上。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犹太人。

法利赛人的问题甚至不在于他们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有时作为宗教人士，我们对做事的方式有自己的想法，而上帝并不总是在我们的框架内工作。所以，在使徒行传中，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们，耶稣的犹太信徒，他们不赞成彼得的所作所为，直到他能够说服他们，好吧，看，神让我这样做。

圣灵浇灌在这些人的身上。神想要接触这些人。您强调边缘化群体。

您还非常重视跨文化交流。我想说，使命是使徒行传的中心重点。再说一次，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个问题。

特别看一下祷告问题的一些例子。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节，撒迦利亚在圣殿里祷告。在路加福音 3.21 中，当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时，路加是唯一提到耶稣在受洗时正在祈祷的人。

我们也曾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路加福音 11 章，他的门徒请求他教导我们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祷告。他们等到他说完。

他们对此非常尊重。路加福音18章1节说，人应当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 19.46， 祷告殿。

路加福音 21:36， 警醒祷告。路加福音22章， 他呼召门徒警醒祷告。使徒行传 1.14， 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 等待五旬节的日子。

使徒行传 2:42 门徒们， 众信徒都一同祷告。使徒行传 3:1 是在祷告的时候， 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 说明他们将如何一起祷告。然后上帝创造了一个奇迹。

使徒行传第 6 章， 他们在任命继任者之前祈祷。使徒行传第 8 章， 也在第 22 和 24 节中， 他们在圣灵浇灌之前祷告。使徒行传 9:11， 扫罗， 保罗在接受圣灵和视力得医治之前正在祷告。

使徒行传 10 章、使徒行传 11 章、使徒行传 12 章等等。只是很多祈祷。这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大主题。

还有一个重点是向世界传福音。我认为， 这是使徒行传的重点。圣灵授权的跨文化传福音， 使徒行传 1:8。现在我要谈谈奇迹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演讲占据了使徒行传的四分之一， 那么奇迹故事和驱魔故事就占据了使徒行传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此做了一些专门的研究。

我的两卷本关于奇迹的书实际上只是我的使徒行传注释的一部分。它原本是我的使徒行传注释中的一个脚注， 但当这一章达到大约 200 页后， 我们意识到它需要成为一本单独的书。当这本书出版时， 它已经有 1,100 页了， 如果我继续写它而不是出版它， 它会更多， 因为你可以说的东西太多了， 你可以使用的材料也太多了。

但无论如何， 由于对使徒行传的兴趣， 我开始研究奇迹， 包括耶稣的奇迹。那么， 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嗯，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 因为我们正在处理《福音书》中的古代传记， 或《使徒行传》中的古代历史专著。消息来源是可靠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处理的消息来源是谨慎的。

例如，路加编辑神迹的方式是从马可那里继承的。卢克并没有添加大量新信息。他可能会说每个人都荣耀主，即使马可没有这么说。

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看到奇迹，他们会做什么？有些人变得充满敌意，但大多数人如果相信上帝，就会感谢上帝。因此，看看耶稣所行的神迹，神迹故事约占《马可福音》的三分之一，约占《使徒行传》的 20%。但在西方，我们有一个循环问题。

西方学者质疑《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包含了奇迹的报道。那么，奇迹报告有什么问题呢？早期的西方学者表示，目击者从未声称发生过福音书中那样的戏剧性奇迹。他们的说法正确吗？嗯，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会说，这很荒谬。

这是不正确的。这是西方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来自世界上你认为这是荒谬的地方，至少我会给你的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在西方受过训练、以西方人的方式思考的人，你就会有给他们一些好的回应。

如果你在西方，那么你可能会特别从中受益。但 1800 年代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David Friedrich Strauss) 认为，福音书中有很多神话和传说，因为这些东西会在几代人的过程中出现。没有目击者会真正声称发生过此类奇迹。

这些故事必须从无到有或只是从很小的事情中发展出来。大多数人不知道施特劳斯是施特劳斯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莫里卡。莫里卡被诊断患有脊柱问题，因此无法行走。

但在莫里卡与约翰·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一位以为病人祈祷和驱魔而闻名的德国路德教牧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施特劳斯的朋友莫里卡就痊愈了。施特劳斯收到他的下一封信时，他正在山里徒步旅行。施特劳斯给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说，哦，我们失去了莫里卡。莫里卡现在已经陷入迷信了。现在，想想这一点。施特劳斯说，奇迹只能来自传奇的积累，否则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许多奇迹就只是神话或传奇的积累。然而，施特劳斯自己的一位朋友却被治愈了。尽管有医学诊断，施特劳斯仍将其归因于纯粹的心身原因。但施特劳斯并没有说，这只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演变的传说。



今天有可信的目击者报告吗？让我们首先看一些医学来源。雷克斯·加德纳博士写了一本名为《治愈奇迹》的书。而他本人也是一名医生。

他还为《英国医学杂志》撰写了一些相关文章。但他的一个叙述是关于一名九岁女孩的。她因听觉神经损伤而失聪。

只要没有助听器，她就听不到任何声音，只能祈祷痊愈。她立刻就痊愈了。在她痊愈前一天对她进行测试的听力学家说，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听觉神经损伤。它不会消失。但她立刻就痊愈了。

听力学家说我对此无法解释。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第二天的测试显示她的听力正常。目击者（其中一些是我认识的人）报告说，在莫桑比克，聋哑非基督徒以耶稣的名义得到医治。

人们会进入没有教堂的村庄，他们会宣讲耶稣。他们将放映耶稣电影。有时他们会号召人们前来祈祷，他们就会得到治愈。

有时他们只是宣讲耶稣。在他们讲道结束之前，有些人就开始得到医治。我已经与目击者交谈过。

事情是如此戏剧化，尤其是在耳聋的治疗方面，以前被归类为非基督教的整个地区现在被归类为以基督教为主的地区。一些医学测试记录了这一点。该信息于2010年9月发表在美国《南方医学杂志》上。

当然，一些对这种方法不满意的批评者回应说，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回应说，莫桑比克农村地区的测试条件并不理想。现在，当您观看此内容时，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进行这些测试时，这是真的。莫桑比克农村地区的测试条件并不理想。

但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测试祈祷》的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她并没有说，好吧，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但她给出了证据，该研究背后的更多证据。我认为这很有说服力。

我认为，如果你不从先验的偏见开始，奇迹就不会发生，如果你对奇迹可能发生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这是一种中立的起点，对吗？如果你从这种可能性开始，你就会相信，当人们为他们祈祷时，他们从聋子变成了听见者，从瞎子变成了看见者，因为测试是在之前和之后进行的。丽莎·拉里奥斯 (Lisa Larios) 因骨退行性疾病而濒临死亡。她的父母甚至没有告诉她她快要死了。

他们带她去参加一个治疗布道者的聚会。无论你怎么看待医治福音传道者，在这种情况下都无关紧要，因为医治福音传教士实际上没有机会为她祈祷。但就在这种人们祈祷、谈论祈祷治愈的气氛中，丽莎·拉里奥斯突然从轮椅上跳了起来，四处奔跑。

嗯，你说可能是，她有，因为心身的原因，她只是肾上腺素爆发了，但是她以前身体上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后来给她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她不仅病好了，就连骨头退化的地方也痊愈了。这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

布鲁斯·瓦纳塔 (Bruce Vanatta) 被一辆半挂卡车压倒，大部分小肠被毁。经过几次手术，他的小肠大约只剩下四分之一。而对于他必需的肠道部分——回肠来说，他只剩下25厘米了。

通常是 350 厘米，所以连 10% 都不到。由于慢慢挨饿，他的体重从 180 磅下降到 125 磅。但有人觉得自己被带领从纽约的家飞到威斯康星州，为布鲁斯祈祷，来到医院探望他，他们觉得被带领，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的小肠生长。

布鲁斯感觉全身有一股电流般的震动。医疗文件是可用的，我们有医疗文件。医学文件，这就像，你知道，你听说过，人们有时会说，如果上帝创造奇迹，为什么我们不会像断肢一样重新长出来呢？嗯，我们在《使徒行传》或《福音书》中都没有记载过这些内容，但这相当于断肢重新长出来。

小肠不是其全长，但其全长比其正常功能所需的长度要长。现在大约是正常长度的一半。它功能齐全。

它从 116 厘米长增长到 275 到 300 厘米长，到目前为止增加了一倍多。成人的小肠可以变宽，但不能变长。所以，这是一个奇迹，没有其他医学解释。

来自尼日利亚的 Numbera 博士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可以立即治愈受伤的后背。医生的其他一些说法，都说明了深度伤口的愈合。卡尔·科克雷尔 (Carl Cockerell) 是密歇根州美国浸信会的一名成员，他在密苏里州扭伤了脚踝，打上石膏，在医院里住了一夜，感觉主向他显现并医治了他。

所以，密苏里州的医生说，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到密歇根州。你不能自己开车，但如果你愿意，你的妻子可以开车。但您需要立即去看自己的医生。

接下来，那里的医生，他们做了一份新的放射学报告，医生看了新的放射学报告，这是在第一次报告后八天拍摄的，然后说，好吧，你不仅脚踝没有骨折，这表明你的脚踝从来没有骨折过另一个案例是乔伊·万尼弗雷德 (Joy Wannifred)，她患有垂直隐斜视的经典案例，事实上，非常经典，以至于宣传该病症的小册子上使用了她的照片。然而，当泰勒大学的一名学生为她祈祷时，她在多年的这种状况之后立即完全痊愈了。

她也有过一次戏剧性的精神遭遇，这些在这些事情中也很常见，但我只是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与我不同，她不再需要眼镜。她现在的视力为 20-20。

她的垂直隐斜视的所有其他问题都被治愈了。现在，当我给你医疗文件，医疗文件，即使我有包含所有姓名的原始表格，它在美国被认为是适当的，而且据我了解，从隐私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项法律要求法律。我省略了医生的名字，但我有包含这些信息的原件。

另一位来自古巴的医生与我分享严重烧伤的情况，在祈祷半小时内，手就完全正常了，就像没有被烧伤一样。天主教会为其报告的许多奇迹保存了仔细的医疗记录，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记录非常令人信服。目击者的证词也很重要，即使对于不是医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目击者证词是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史学中的一种证据形式，这在这里和法律上都非常相关。有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不能使用目击者证据，我们就无法知道。奇迹是历史中的事件，历史中独特的事件，它们是不可复制的。

你不能对它们进行实验并重来一遍。就像有人死了一样，你不能再次杀死他们来看看是怎么做到的。但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目击者，我们通常在其他事情上这样做，对于奇迹等事件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我将给出一些来自我的采访或已发表的资料的例子，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例子是可靠的。现在，当我这样做时，请记住这本书有 1,100 页长。从那时起我得到了更多材料，所以这些只是样本。

对医疗文件进行了抽样。这些例子也是样本。但我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少数目击者应该比大量持怀疑态度的非目击者更重要。

我们会将其应用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索赔。例如，至少在我的文化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警察会想要采访事故现场的目击者。那么，如果有人出来说，事情没有发生，会发生什么。

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警官说，好吧，先生或女士，你能告诉我你看到发生了什么吗？嗯，我没看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当时不在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没有发生。我们不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如果有人说，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因为我从未见过奇迹，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它呢？

正如我们将发现的那样，当我们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声称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东西时，我们是否应该至少从探索其中一些声明开始？其中一些说法可能并不能被证明是真正的奇迹，但如果有一些确实是奇迹呢？如果任何说法确实被证明是真正的奇迹，那么我们就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奇迹。现在，我不想让你误会我。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祈祷得到治愈。

你可以看到我有男性型秃顶。我必须戴眼镜。更严重的是，我和我的妻子都经历过流产。

并不是我们没有祈祷。并不是我们没有信仰。并不是所有祈祷的人都能一直得到医治，但神有时会医治，有时会以戏剧性的方式医治。

有时人们会说，好吧，你没有任何可信的证人。这是大卫·休谟的论点。没有可靠的证人是值得失去的。

我认为Wansuk和Julie Ma应该算是可信的。万苏克是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主任，朱莉也在那里任教。他们都拥有博士学位。

当然，牛津宣教研究中心就位于牛津。有一次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在休息时走到牛津宣教中心说，嘿，Wansuk，我刚刚分享了你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他们报告说看到了一些痊愈的情况。

但他们报告看到的治愈之一是，即使你不是一名医生，也能意识到这是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当他们祈祷时，一个巨大的甲状腺肿立即消失了。他们是证人。

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他们都是目击者。另一个例子是路德·奥康纳。他是联合卫理公会研究联合神学院的助理教授。

他为菲律宾的一名妇女祈祷，她的腿上植入了不可弯曲的金属植入物。她无法弯曲她的腿。你可以看到它被植入的地方的疤痕。

好吧，他为她祈祷，她感到腿上发热。突然，她大吃一惊，蹲了下来，这通常你会认为她做不到。她蹲下来，你看到她已经完全痊愈了。

如果你能证明她能够弯曲她的腿。现在，我这里没有医疗结果。我无法告诉你金属植入物是否消失了，但如果它仍然存在，那么它现在是一个可弯曲的金属植入物，因为她能够弯曲她的腿。

我问丹尼·麦凯恩，因为我们在尼日利亚一起工作了三个夏天，但他已经在那里做了几十年的事工。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些来自尼日利亚的目击者报告。他是一名卫斯理牧师。

只是想向您展示这一点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圈子中都有报道。好吧，丹尼说，现在我可以向你讲述我小时候在美国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我的小弟弟掉进了滚烫的热水浴缸里。

他被放在那里的热水烫伤了。丹尼详细讲述了当时是如何做到的，但他被烫得很厉害，当医生试图脱掉他的衣服时，他的皮肤都被撕裂了。所以，他们正在为他的弟弟祈祷。

当他们祈祷时，他突然发现他的弟弟不再哭了。他抬起头来，发现弟弟的皮肤原本被烫伤得非常非常严重，现在又亮又粉，焕然一新。丹尼说我记得那件事就像昨天一样。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证人在场。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时，我和我的兄弟克里斯见证了一些事情，我的兄弟克里斯也是一名年轻的基督徒。克里斯继续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正是我当时感兴趣的方向。

但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我们都是新信徒。我们在一家疗养院帮忙查经，那里有一位名叫芭芭拉的女士。

芭芭拉每周都会说，我希望我能走路。我希望我能走路。有一天，圣经研究的负责人唐说，我厌倦了这个。

他走到芭芭拉身边。他抓住了她的手。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

我很害怕。如果信仰可以说是一种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被指责。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也很害怕。

如果这是心身问题，那并不是因为她有任何信仰。这是因为唐做到了。这不是心身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

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她会失败。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我以为她以为自己会失败，但他带着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从那时起，芭芭拉就能走路了。

治好了失明。我现在将给出一些不同的类别。我发现了大约 350 份失明被治愈的报告。

有些我不知道如何评价，但有些非常值得信赖。同样，其中一些来自雷克斯·加德纳博士。但我将重点关注一些尚未在其他地方发表的叙述，以及我直接认识的目击者的叙述。

2004年，剑桥大学转型商业研究所所长弗林特·麦克劳林为印度北部一位眼睛浑浊的盲人祈祷。那人立刻就痊愈了。在场的不仅是弗林特，其他一些目击者也向我分享了他们对此的描述。

这就是那人绕圈奔跑、赞美神的田野。这就是他讲述他的故事的地方。我相信这可能是孤儿院之类的，但无论在哪里，他都在讲故事，然后开始哭泣。

一位在场的美国人说，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我一直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的脸。这是和他在一起的几个美国人。加藤文雅柴博博士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致力于种族和解问题。

嗯，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尼亚沙洛姆大学的校长。但因为此时我正在写这本关于奇迹的书，所以我问他，好吧，你见过什么吗？他说，哦，是的。

多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去一个村庄传福音，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盲人妇女，问我们是否能为她祈祷。说没有其他事情对她有帮助。医疗救助没有效果。

萨满和传统治疗师并没有提供帮助。你能做点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个。这不是他们教会传统的一部分，但我们来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

所以，让我们祈祷，看看他会做什么。他们祈祷了大约两分钟，她开始大喊，我能看到，我能看到，然后跳舞。她的余生一直保持视力。

我的一位学生是来自喀麦隆的浸信会教徒，他在我曾经任教的神学院获得了牧师学位。保罗·莫卡克（Paul Mokake），他为一个失明的人祈祷，而失明的眼睛却睁开了。嗯，他有很多不同的奇迹故事。

所以，这不是他引起我注意的，但我的另一位学生，一位名叫约兰达的非裔美国学生，碰巧正在访问喀麦隆，碰巧目睹了这一点。她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我问保罗，他说，是的，那件事发生了。

我们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加布里埃尔·沃尔杜 (Gabriel Woldu) 的账户，还有许多其他账户。我要继续使用格雷格·斯宾塞的帐户。格雷格·斯宾塞因黄斑变性而失明。

黄斑变性通常不会自行逆转。所以，他快要瞎了。此时他已经在法律上是盲人，并被判为残疾，并接受了一些关于如何像盲人一样行事的培训。

他去了一处静修处，祈祷自己的心灵得到治愈。他并不是祈求治愈自己的视力，而是上帝给了他额外的好处。神不仅医治了他的心灵，而且当他睁开眼睛时，他意识到自己能看见了。

他受到了考验。他们同意他可以看到，但社会保障管理局告诉他，好吧，你不必工作。你有残疾。

这就是在美国，我们照顾需要照顾的人。他意识到他能看到，但他们并没有轻易被说服，因为他们说，不，这一定是欺诈。您一定是假装看不见，因为黄斑变性不会消失。

但经过一年的研究，咨询了所有的医生后，他们终于发布了一份报告，他们说，嗯，他的视力有了显著的恢复，因此他不会再遭受残疾了。他需要回去工作。我将对通常不被认为是心身问题的事物进行一些其他说明。

通常，失明的治愈不是心身的。一个人因心身失明的情况非常罕见，尤其是在患有白内障或黄斑变性的情况下。我们有关于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治愈的记录。



死者复活，通常人们不被认为是心身死亡。现在一个人可能会被误诊为死亡。有时人们会错误地认为某人已经死了，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会过早地埋葬很多人。

所以，你知道，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但你不会想到它会发生，除非我们过早地埋葬了很多很多人。你不会期望它会发生，比方说，你知道，十分之一的人会认识发生过这种事或目睹过这种事发生的人。然而，当我开始四处打听时，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没有问过，但是当我开始在我和妻子之间打听时，我们至少认识 10 个人，而且这些人都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人。

我们可以将其扩展到更多，但我们知道大约有 10 个人目睹或经历过此类复苏。现在，如果你说我们认识某人的几率是十分之一，那么我认为这是相当慷慨的，因为除非我们真的过早埋葬了很多人，否则几率可能会低于这个数字。如果几率是十分之一，那么对于我们认识的大约 10 个人来说，几率大约是百亿分之一，即十分之一的 10 次方。

你知道，没有办法精确计算几率，但我想指出的是，这可能不仅仅是巧合，在人们祈祷有时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圈子里。它们似乎聚集在人们祈祷的地方。我恰好是写这本书的人。

所以这就更不可能是巧合了。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报告。我们在教父们那里得到了这份报告。

爱任纽多次谈到教会的这一部分，他谴责那些他所说的分裂和错误教义的人。他说，但是教会的其他部分是真正教会的一部分，他们报告了许多复活事件。因此，神显然在真教会中做工。

约翰·韦斯利 (John Wesley)，在他的日记中似乎有一次经历是升职的。这就像 1742 年 12 月 25 日发生时的第一手记录一样。他为看似已经死了的迈里克先生祈祷，然后他又复活了。

我们有医生的报告。其中之一来自昌西·克兰德尔 (Chauncey Crandall) 医生，他是西棕榈滩的心脏病专家。一名名叫杰夫·马金的男子住进了医院。

当克兰德尔医生被叫来时，他已经死亡 40 分钟了。这是死的意思扁平化。他没有心跳了。

他们一直在努力让他苏醒，努力让他苏醒，但他已经没有了心跳，他们也无能为力。因此，克兰德尔博士被请来证明作为心脏病专家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他回到医院的另一个地方查房时，他觉得圣灵促使他回去为这个人再祈祷一次机会。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非常罕见的。人们通常不会再有机会，但他回去时，他的一位同事和他一起走进来，他为那个人祈祷，说：“上帝，如果你想让这个人有另一次机会认识你，我祈祷你”将使他从死里复活。护士瞪着他，就像他疯了一样。

但克兰德尔博士转向他的同事说，再用桨电击他一次。他们还没有从他身上拿走所有的器具。哦，护士开始把尸体准备运往太平间。

另一位医生说，我们都同意他死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看他的手，”克兰德尔博士告诉我。他的手指已经因为发绀而变黑了，但有一次他用桨电击了他，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种事情即使在一个人被压平一分钟后也不会发生。

立即，该男子的心跳恢复正常，护士开始尖叫，克兰德尔医生，克兰德尔医生，你做了什么？在缺氧六分钟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能够复活的话，最多只能造成无法挽回的脑损伤。但这是星期六，星期一，克兰德尔医生回到了医院。他进去拜访那个人，他们正在交谈。

该男子没有脑部损伤，现已康复。这是克兰德尔博士参加杰夫·马金洗礼的照片。他确实有另一个机会，他也确实认识了主。

肖恩·乔治医生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医生。他在其他医生在场的情况下去世。他心脏病发作了。

他检查了自己，他们花了 55 分钟试图让他苏醒。他们是他的同事。他对他们来说很珍贵。

但最终，他的器官衰竭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对和他在一起的他的妻子说，你需要进去告别，然后我们就会让他停止生命支持，因为没有希望了。

她跪下来祈祷上帝让他康复。立刻，他的心脏开始跳动。他的一位同事后来说，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他的心脏开始跳动。

迟早，他将不得不停止生命支持，因为此时他的大脑已经变成了植物人。我的意思是，他不可能康复。嗯，他的恢复确实需要一段时间，但他的脑部没有受到损伤，他又开始行医了。

对于那些说这些事情在美国永远不会发生的人来说，黛博拉·沃森博士是我在《新约》中的同事，也是在我曾经任教的一所神学院中《新约》中的同事之一。黛比在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家里长大。她的父亲是浸信会牧师。

她的小妹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躺在一个高高的摇篮里。不知怎的，它移动了，她的小妹妹从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她的后脑勺落在了水泥地板上。

他们跑向她，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父亲把她抱起来。感觉就像她的后脑勺被压碎了。

他们带她去看医生，一路上疯狂地祈祷。医生把她拉到一边给她做检查，几分钟后出来说，你说你哪里感觉她的头骨被压碎了？他把手放回她的颈后和后脑勺下面。没有什么问题。

从那时起她就很好了。我展示的照片是他们全家一起过感恩节时的照片。她现在 40 多岁了，至少我上次查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收到了许多来自印度的募资索赔。在一篇论文中，谈到一场人民运动的开始，人们在尼西部落人民中转向信仰基督，当时尼西部落人民中基督徒很少，或者说有的话也很少，有一位政府官员他的儿子快要死了，祭祀不同的神灵也失败了。任何医疗帮助都不起作用。

药剂师建议，你为什么不尝试向基督教的上帝耶稣祈祷呢？据说他让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于是，官员回去了，据他们所知，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说，耶稣，你，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教神，如果你使我的儿子复活，我就跟随你。

现在，我并不是假装这是永远有效的事情，这总是会发生，但这就是他在那种情况下所说的。他的儿子长大了。他成为了信徒。

它在尼西部落中发起了一场人民运动，这就是福音在这个民族中传播的原因，这是近代以来的情况。两位西方社会学家，都是基督徒，他们不是五旬节派，但他们正在研究全球五旬节主义。他们采访了一个社区的当地人，其中包括一名印度教材长，据报道，一名妇女在没有呼吸或脉搏的情况下被宣布死亡后又复活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印度牧师为一名死于鼻子里虫子的女孩祈祷。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可能不是误诊。也许她已经死得很重了。

她复活了。她报告了她的来世经历。当地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在当地社区家喻户晓。

孟买的一位牧师与我分享了一个发生在静修中心的经历。这不仅是基督徒的静修中心，也是所有人的静修中心，他们在那里举行教堂静修，但那里还有其他家庭。他们发现一个名叫维克拉姆的印度教男孩躺在池底。

因此，其中一名护士和另一名代祷者带男孩离开，试图带他去医院，而其他人则留下来为他祈祷。还好，他们到了医院。第一个医生说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我无能为力。我无法处理这个。他们把他带到另一位医生那里，那位医生勇敢地尽了最大努力来挽救男孩，但无济于事。

所以，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回来了，他们把维克拉姆带回了其他人正在祈祷的地方，维克拉姆现在还活着。事实上，你看到的和现在看到的维克拉姆的这些照片是在他复活之后的。有时，在冷水溺水的情况下，你可以让一个人在溺水

后存活相当长的时间，但即便如此，这个人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苏醒并完全康复。

他已经完全康复了，水也不冷了。这不是冷水溺水，里面没有冰，或者类似的事情。他说他听到耶稣的名字，然后就被释放了。

他的父母都是印度教徒，知道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这里有一些维克拉姆和他的家人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照片。我在菲律宾采访过一位姊妹。

1983年，她被诊断出患有肝癌，但无力承担治疗费用。我想她可能一直服用一颗阿司匹林。第二年，她被送往医院，只是为了结束生命。

她的腹部已经肿胀起来。她被宣布死亡并被送往太平间。1小时45分钟后，在太平间，一位浸信会牧师正在和她的一位朋友一起祈祷。

我说，浸信会牧师在祈求什么？她是在祈祷你能复活还是什么？她说，我不认为她祈求的就是这个，但我真的不知道她祈求的是什么。我死了。因此，有些人报告了验尸经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说，我没有经历任何事情。就好像我睡着了然后就醒了。但今天的情况，她又复活了。

她的腹部不再肿胀。她不再患有癌症。告诉她她即将死去的医生最初并不相信是她。当她发现是她时，医生改变了主意。

我收到的下一个帐户来自我的一位邻居。我的邻居来自印度尼西亚。他给我的叙述来自他的一位密友。我将展示一些这样的图片，但是如果您不擅长处理血迹，请在此期间闭上眼睛。原来的场景其实更血腥，只是尸体被移动了。

正如你所看到的，多明计斯的脖子被割断，这种方式通常人无法生存。而那些运送他尸体的人运送他尸体的方式，就好像他们没想到他还活着一样。现在，这些是从新闻中截取的图片。

他确实需要医疗干预，但医生最初以为他已经死了，但他却看到了天堂的异象。主把他送回肉身。因此，当医生意识到他还活着时，他们将他的脖子缝了回来。

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身上仍然有伤疤，但他还活着。我在一次学者会议上给出了其中一些说法，因为西方学者通常不相信这些事情。

当我们看到福音书或使徒行传中的奇迹故事时，我们就将它们视为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也许如果我们更多地听取大多数世界的一些说法，我们可能会学到一些至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东西。当我结束时，提出问题或评论的人之一是 Ayodeji Adewuya 教授，我们称他为 Ayo。[您可以在 [Bibicalearning.org](http://Bibicalearning.org) 上看到 Ayo 和他对《哥林多前书》2 篇的出色教学]

他在后面站起来说，好吧，实际上， he 现在是美国的一名教授，但他来自尼日利亚。他说，1981年我儿子出生时，他一出生就被宣布死亡。我们为他祈祷了半个小时。本来我写了20分钟。他说，不，不，只有30分钟。但他们为他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儿子又活了过来。他的儿子没有脑损伤，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完成了伦敦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

另一位朋友是我在尼日利亚共事了三个夏天的朋友。他是那里一个部门的研究官员。他在该国不同地区做过很多事工，并在该国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研究。所以，我想，好吧，现在我正在写这本关于奇迹的书，让我问问利奥吧。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些非洲朋友，你们有账户吗？Leo，你有账户吗？利奥说，好吧，不是很多。

所以，他只给我寄了七页他直接知道的奇迹报告。其中一位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村庄里进行研究。他的主人的邻居把他们死去的孩子交给了他，至少据任何人所知，孩子已经死了。他说，他把孩子放在一边祈祷了几个小时，最后把孩子还活着交给了父母。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同一部门认识的一个人。现在就他的情况而言，我甚至不想问他，但我认识的其他一些人提到，哦，你应该问他，因为这发生在他身上。

蒂莫西·奥拉诺迪。我见过他身上的伤疤，但我从未问过他那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谈论奇迹，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见过什么奇迹吗？但是其他人告诉了我，所以我写信给他，他告诉了我这件事。

1985年，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每辆车各有两人，被宣布死亡。车上的另一个人失去了双腿，但他被宣布死亡。

警方发现没有脉搏或心跳。他们把他送往医院。从医院出来后，他被送往太平间。

凌晨3点左右，他们在太平间发现他在动，并将他送回医院。他处于这种状态大约有八个小时了。现在医生认为他的脑部会受到严重损伤。

他确实需要医疗帮助。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才出院，但他还活着，并且没有永久性脑损伤。这位外科医生也是那里的医学院教授，他说除了奇迹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这一点。

蒂莫西现在是尼日利亚宣教运动的领导者。我教了三个夏天，对他非常了解。此时他也是英国圣公会牧师。

现在，你知道，你可以说，好吧，也许如果你为每个死去的人祈祷，偶尔就会有人复活。所以有时候我问人们，我问利奥，你有没有为其他人长大祈祷过？他说，就他而言，是的，一次。我为我最好的朋友祈祷，他去世了，但他没有复活。

但二分之一也不算太糟糕。我的意思是，当福音在一个村庄里受到威胁时，那个人就回来了。我问了心脏病专家昌西·克兰德尔 (Chauncey Crandall)。

他说，是的，之前有一次，我自己的儿子死于白血病。这是毁灭性的。我祈祷他不要回来。

但我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相信上帝，因为上帝值得我们信任，无论他是否做了我们要求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感到圣灵引导我为别人祈祷时我就准备好了。那么，就是精神直接引导他这么做了。

现在，在下一次会议中，我将向您提供更多信息。这些叙述是我从我自己的家庭、我的亲戚、尤其是我妻子的家人那里知道的。我可以从我这边给你一个，但这就像我兄弟知道的东西，而不是直接的东西。

所以，综上所述，这可能不仅仅是巧合，因为这些圈子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或在圣灵的直接引导下，上帝确实兴起了某人。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详细讨论这一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四节，奇迹的可信度。